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稱一本
作稱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

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干萊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

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侯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

志感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滯隨之養滯息有切米泔也
滯息委切骨也乏度

釜之畜通逆無成逼筆力切
逆此詩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胃中味

道腹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耐我窮局之懷祛我行

柳文廿四

役之憤傳之以文發於誅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

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聩同知善不言與聾

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

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親微容而敬聞

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

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

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言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

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

從事謀求舉進士後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番不
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
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僅指三百有田五

百畝樹之殷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
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隙自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

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左莊二年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具道其所爲

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

以非道進其身不必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白之勞安和而

益壽兄弟所折以相交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

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

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羣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

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

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

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

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

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求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

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

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耶用
是愈賢謀之法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

行不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
之斯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
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
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抑解音解

入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君尚書省二十二

入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一有不託字非為尚書吏者問

十數歲乃一人末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為禮部員外郎榮為

職即吾黜而意父公綽更為刑部即則加擢焉又觀宗中為文

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係人

柳文廿四

三一

係即發字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

者獨得澥澥質厚木誦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

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其富好慕甚正若墻焉

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

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

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

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之子

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

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肅兄弟三人咸為

常者師和姓纂盧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靖靖三子景裕為齊文襄帝師諱為周武帝師光為魏恭帝師號帝師券

真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第也一本第下廣而不肆

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

也浸潤以詩易動挫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

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

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

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

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

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謂弟

柳文廿四

四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入艱飢羸美蒙難抵暴挫抑無告梓作

以吁而憐者呼一本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仲詭音怡坤東

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飲

梁稻欺絜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垆野爾雅邑外謂之郊

謂之野二外謂之林二外謂之垆不目小民農夫耕染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

粹然憐天下之窮眈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

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感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

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

尚焉呂氏子得賢入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

經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椽而穀圃而蔬不巧

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待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
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于仕庶施吾道願一決
其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有一本學不至焉作好不可也學
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
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
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
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
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游譙南池序

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群山近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澹

柳文廿四

五

然爲溪其上多楓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藻騰波之
魚鰲溼太虛澹澹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
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
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貴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
而舞持頤而笑睜目而悟體直陵丈蓋
一切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
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
觀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
宮豪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超湘中歐千資切爲顛顛
起千余切爲顛顛
客耶顛顛顛顛
惟醉字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憚茲命不

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文澤流疑宮措也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作一本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

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

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序家是溪而

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巾切爭也孔子世家云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不可

以不更也更平聲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

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

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上累石塞其

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

異石錯置錯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

又峻急多坻石坻與坻同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

居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

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

也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善笑

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

年有信來

早業時矣

今某亡失而

數教有馬

高教有馬

耕翻露子

榜傷漢石

北試其泉

為好漢

忠不自休

遠在古言以寄

白草王教行

懷璧木奴于

為陽家惟

是里門通接榜

陽家莫去也

物寧龍首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達其
而同歸起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圖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邀隱之志息焉於

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

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

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來用故為文而歌

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一以悼

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

各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

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

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

之始聞歲無克已入姓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

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

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也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

襄公一十七年事克已下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

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御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

馬之飲者被子厚作銘鉏澤的小丘記云其石之佳突恣偃蹇相累而下若牛馬之飲于溪旁坐其背實

觸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

三逆而投之能不洩于湫不止于坳音遲小不沉于底者過不

飲而洩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

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有作留眾皆據石一本有位字注視歡升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叟生

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洩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

瘵鄒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

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

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

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述而為密者數音朔樂記音速今

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

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棋

序飲序棋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題云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子厚一弟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高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

古詩棋：戲又
不倍詩言局
三尺中心高如
漢孟其巔為
室四角出陸起
商德玉作
棋局中心根
不平謂之中局
也白至天詩釋
者局上多最功
者古斜謂持角
詳

一用朱墨以別焉

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

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

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標一本亦鮮克以中其獲也

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

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

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

賤其易彼而敵此易以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

有異焉之貴賤茲其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

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

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

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

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

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其者故叙

柳文廿四 九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士

因語作五
格昌

儒有蓬立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
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

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除直慮切未也斯干詩風雨散除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

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椒山在震澤中震澤亦名具區即今太湖若在牖外所謂求仁

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

歲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並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

本見毛詩序群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釋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聲去垂聲邁列顯曰當世而其兄銅鞮伯

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

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本作由

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

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

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豐弟泰字安平

士貞元十一年中進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微

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著書又字一本作言

與叔向遊

謁



恩平古一美

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為

廷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切今謂

浮遊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一本作吉字

兼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

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一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未然

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餘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

既行李遂抗手而別元注云豐之李第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其孰其所為歌詩傳諫都中通數經

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北部崔鵬字于衛尉于郾字相門相與稱

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而又有是咸推讓

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即詣來零陵親婁君猶為白衣居

無室宇出無僮仰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

親戚合則插羽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廢飲食

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賃為資賃音發轉易也或作賃同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

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云卑陬候色姁

音虛又吁句切媮音俞偷一日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

甘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

道士言餌藥為壽求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

卷之二十五

二

四十五

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

之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

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

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

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

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去史切婁君智可

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

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

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士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

不嫌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嫌雖天其誰悲今將以

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

之毒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

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

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筮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沈

之理外抗苦火切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

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

卷八 楊君者鮮矣

一本者字下有其字御史中丞崔公

宋州刺史崔公御史中丞崔公

備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菴堂饋以侯食

作一本日合

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

穿去聲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

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

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揚君固其徒歟宗元

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師方伯朝廷立槐棘

之下皆用儒先

儒云先生也

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

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

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

君之志

卷八 柳文廿五

四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
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
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足
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
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
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
吾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
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孫月孝曰筆多拙折文甚草率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

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

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內而文乎外為磨詩有大雅之道

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何人其於紛葩瓌

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

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

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句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

柳文廿五

五

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

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

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重物無

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悉取向之而字

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

奇柔音音羈柔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

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

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

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

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九疑下灑水灑力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

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伸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伯高及南州柳員外詩
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有送僧方
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
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
徒皆時之選晉會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字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詩詢等遊處又桑門釋道安自此至荆

七

州與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陵脩靜不覺過
虎溪因相與大笑又宋桑門慧休姓湯氏與射靈運之孫謝超
宗來往與鮑昭字明遠俱善為詩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

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
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

而秦人蒙利者益眾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代二州名靈山即五臺山與竺

乾鷲嶺角立相望潘云竺張六切乾音度西土竺國鷲音就佛經靈鷲山乃佛聚徒說法處而往

解脫者潘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各之解脫去來

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

西土筏音伐振塵翊陞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

公一木無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

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

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存之又從而諭之曰今

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群用文儒之士以緣

飾政令緣俞消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志薄

必有切類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茂衣被之贈

也禮古得切釋典有衣被潘云被訖得切衣裙也蓮經云當以衣被羞以凡紫從舍出之委財施之會不顧

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躡迴一本作迴偉長德璉

之述作連音歛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瑞字德連此以比燕趙魏纂濟豈擅重千祀哉庶欲

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作志字鄭志出左傳襄公三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

自幼好佛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

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

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得况其意乎

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

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潘云析與折同言至

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群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

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巽則惠誠師荆則海靈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公柳文廿五

八

或通半局也
此叙彷彿

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未詳其人洎靈常州
海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

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

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綽乃子厚具舟來迎飾館而

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

善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

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上一求

道者之多乎天下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

則和焉者將若居蠶之有雷一作居一作群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

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柳文廿五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音紫余與浮圖遊毀也

近龍西季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

謂送元十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語合誠

樂之其於性情豈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

子之善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

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

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昆王少子由非所謂甚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

罪者其跡也曰冕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王令有代昌
與列子書
與易語
一曰德
常淡耳今年
子心思平生未
見佛法也

其情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儀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後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休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

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切下而也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本作

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双林樹下入般涅槃為女摩耶夫人說法

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并切

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

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

悅三觀之理觀占玩切圓覺經云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

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

廣蓋隆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

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

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平桂林未知其極

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

卷之五
卷之五

解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

而之釋背笈篋笈及紫切負書箱也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偷偷然偷音音模狀物態搜伺隱隙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

忽愴楚亮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緹笞茹蒿芹

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勞潘云

加女居二切楚解注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

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

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

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卷之五

十一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

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猶以離偶猶古顯古紆舒以縱獨其

款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

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

羈則泥幽泉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

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德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

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

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
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
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前望彼岸者
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教
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
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貧外即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
為方外遊始榮是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友詩以貶之退
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
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躡類蒙福其積眾德者歟觀于高堂

柳文廿五

十一

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於筏登地固

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槁先乘韋

傳公三十年秦師仕鄭七商人曾侯之贈後具鼎襄公十九年

遇之以乘常牛牛十二槁師也今餞詩之重首眾具鼎也故乘韋之比得

贈荀偃束帛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昌黎闢佛金淺蓋未也清者者却雖不深取其
不妄誇歐更

柳却妄語

本林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賈穿紅史直

禮 唐 漢 周

黃 邦 下

禮 樂 器 食 寶

禮禮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

李戴

李戴

李戴

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厲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不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目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求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報簡而臨之故其案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箏擊之樂篋簋虛綴兆之數篋音旬懸鼓者橫曰篋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管綴丁劣丁外二切必具于庭內樽彝彝洗音且豆醴之器酌側眼切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沒一本作及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

叙

數字及

監案位叙

排

出助教
魏隋宮
申四門

守堂下以修官刑潘岳壺止藥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魏晉木切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素脂
 於凡上以嚴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
 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
 燔燴瘞埋燔音煩瘞於例切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
 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
 廩之實殷梁咸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二宮三宮米而載之御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
 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
 入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冝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
 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卷之六

二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
 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
 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坐焉太戴禮係傳篇曰帝入東
 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
 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
 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
 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隆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
 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
 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序

之為賢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

政令音二者使必兆持犯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

學者必於歲之祧音未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謀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陪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

者質秘書由是為博士音賀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音歸舊制

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

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

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闕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

為異余與立同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

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京兆文在雅與前二記同一機局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敷梁謂之寰內諸侯

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

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丞六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

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

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黎之地黎與師同音台秦作四

先考丞

一、豐美陽武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穰州已而復縣其土
經漢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潘云墳狀云切衍音澗水尾曰墳下平曰衍其植物

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潘云秬祭與切黑黍也秠音丕又手韻芳婦二切黑黍二得二米也

籩而郭切菽升六切大豆也潘本藿任注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

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環

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塲理

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

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

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

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

記云

○盤屋縣新食堂

記盤屋音軒室屬京兆致九與發諸梅綿子而痛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

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

邑荒極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

不屬之獄切凡其宮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

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

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

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

叢
蒼
蔚

可以休何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疾延月權其

之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

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如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遠且靜嘉

一作獲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今京師百官咸

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

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行焉而和羣

疑以亡羣言以彰音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

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

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登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

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

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

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

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

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

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

元元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瀚於是求其

故於詔制而又贊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

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存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卷之六 館驛使壁記 蘇軾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

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

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

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

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樂陽其蔽曰同

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

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鞠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

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

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

秦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

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

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後

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

館傳音其飲餼饋饋也按諸韻字當作咸出於豐給繕完築

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智切

於是出納奇贏音音劉一音如字之數贏音盈謂餘物也勾會考校之政

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

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

及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
其官其次者降其調調徒之數弟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

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
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

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
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

其職故首之也 弟音蝶曰雄健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伯敬云高北森表堂記撰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

號令之用今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

柳文廿六

七

詞陵西抵大夏康君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貊音

舟內之幅負萬里以就秩拱玉稽一本作執狄拱稽按左傳僖

官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

一本外字以譯言贊寶歲師員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合字以治

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過於大且賓有牲牢饗餘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

闕階序開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

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

上夫扶風郡公馬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

饗宴合樂從其禮蓋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子侯切其位公

公北向賓眾南向奏卻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及廡
應下陋日未及脯一本作易則赫於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

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

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

徑泉池之馮增潛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

是供問役焉取則變絲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字是遷或益其闕

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蕞一作幢金節折羽旂旗燧成飾于下鼓以鼓

晉禮儀鼓長八尺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

校士吏咸次于位去裳芻衣胡夷蠻睢盱就列者劉音計織

但睢火千人以上劍具體節燔息載炙羽鱗狸互之物載側史

炙之夜切狸莫皆切周禮鬻人注互物謂沉泛醜益之齊韻音

有甲狸物龜鼈之屬自翟伏於泥中者均飲于卒士興王

於浪切齊才諸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均飲于卒士興王

三日醴齊三日盜齊四曰緹齊五日沈齊均飲于卒士興王

之舞服夷之伎摋擊吹鼓之音漢先結切亦作飛騰幻怪之谷

窳觀于遂灑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于往初肇

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霍去病良將軍

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克稱能以畢到今矧茲具美其

不發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

刻于茲石一本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禮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

奉朝請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者請才性切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

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

圯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傳求群臣以邠寧主張公為能張獻

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瓜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作規高其閭闕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

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責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

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猷功魏闕其餘歸時

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膏奉章而上諫賈音稽疑於大

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

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監登大清

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

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朗寧之能政也明一本惟公端明而

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

西陲而我虜伏息設險一本茂功溢于太常茂一本盛烈動於

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

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籙兼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自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籙兼五年嗣

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

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賔僚吏屬將校

卒士釐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

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本密

以刊山道法之事一本密作私一本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

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君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無患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無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

又西按于成州按即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

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

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音匍又四血流棧道糗糧芻蕘填谷

妻山牛馬群畜相藉物故鍾夫畢刀鍾音運說文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晉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

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儼功儼即由

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

興州江運記

之下音見其朽壤乃闢乃豨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

入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滯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

如其素於是决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拚莫不如志雷騰雲

奔百里一瞬音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

無虞軍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陸天死曰札小疫曰瘧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徒充路徒當賴公節用

變之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札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

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

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

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一杠梁橋也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我

際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人一本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

之職官一本找下更有非字故不能且舉惟公和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

儒學損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

堅勇不狹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一本無昔之為國

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作馬左傳昭

公元年臺駘宣分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分川又西門遺利

禮記祭法篇真勤其官而水死潘云障通作鄣也西門遺利

史起與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鄣田惡障水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子告子下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

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荆川曰自佛壽始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作賢之興

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

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悛且誣悛即各字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

虜尊為全義稱其城隍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

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

其廩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導曰是非悛且誣歟賢者之

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一本無下

字群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

卷柳文廿六 四十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無是以二字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
記亭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揚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泉為池環

之九里

一本作二里

立陸林麓距其涯五島洲渚交其中與坻同其

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塊焉坻古池之勝於是為敏公曰是

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

望而居之一本而守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廢艦戶黠切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櫛櫛被之菱

芡笑躡驚然而陰參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

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率所類切謂方鎮所聘也貢之澤官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

氏書旁其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

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

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

不待飾而已真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

粹禮抽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

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

歟於戴氏堂也九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柳文廿七

乙

附世不道
同二改
祭文中同
中於晚
數年所
五清即
仿云
清真妙
心也
者三句
作提
此子文
子注此
夢與死
相反故
及此
文信曰
子書為物

桂州警家洲亭記 本州字下有 發中丞作四字 南公曰文中

天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

特異至若不騫遠不陵危環山迴江四出如一拳奇觀者咸不

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也峭壁林立四野

署之左曰灘水 署州署也 水之中曰警氏之所 警即移切姓 凡

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異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

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旋 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道姦章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

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 攸一本悼 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君毗移于間壤 間有 伐惡木制

輿 制扶隸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

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風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 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繕工化材考極相方

或作牙同 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

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異降苞灘

山含龍宮 舍一本 昔之所大蓄在亭內 亭一本 日出扶桑雲飛

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謝於堂

中書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遂然萬變若與安

期羨門 並古仙 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厭伏還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莫若

及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論

城探闕潘云音環濱市橋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詎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

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環觀環觀向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

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典致亭寫之徐山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面勢無樽樞節

椽之華導華唱切又音擗注也瀕音雷莊不斷椽不剪茨不列

墻以曰雲為瀟離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峯然起於莽蒼

之中萃慈恤切瀟云萃蒼沒切莽毋黨切也馳奔雲壘初六巨數

十百里尾蟻荒陬射疾切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臺

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無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俗參夷徽音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周行天下謝公之

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履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

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

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田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繁適築西

塗繁許氣切你我攸宇於是乎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

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

焉極一本作淑於是乎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虎門云他... 勝

直... 起筆元

... 亭奇絕

... 度

字亦以作記法

遂改寫地字

王字單工乃

至字是者起

法度寺前

五起者年地

五反一歲如

之極其類攬不為學夫美不自羨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在
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閑領佳境罕到
不書所作便盛跡驚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韋使君三字

童云嶼五男皆男五成三切嶼嶼也魏都賦有嶼嶼則

將為穹谷嶼巖湍池於郊邑之中

必輦山石溝澗擊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

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

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慶符 環山為城有

石焉翳于龜草 作一本 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

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爰其無行其塗積之立如

蠲之瀾如 瀾劉瀾柳三首既焚既西切 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

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畜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

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敷允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

林麓之崖間則隱顯逾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均

本作外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已乃延客入觀 繼 以宴娛

或賛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

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

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

嗚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
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
編一作以為二千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一本州下有崔公說搜奇技法而子真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也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登城北墉

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董云業俗書作叢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

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歌又入又一本綿谷跨谿皆

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若虎闐企若鳥厲扶其亢則

鼻口相呀挾一尖古兪二切牙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木環行平懼

率七級切一疑若搏噬於是剗闕朽壤崩發發廢切荒蕪

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公洄為宏切若造

物者始判清濁効音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

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

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當作替與山無窮明日州

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濟生是州孰是野眉尤齒鯢眉眉黑白

細者壽徵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

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

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骨立

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

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

布置景色

遠近全在若

墨濃活潑

此詩在法

美可仙文

此詩好甚

蘇文廿七

五

之德受茲錫漢有禮臣淮萬石君則漢石奮及其四子皆二十石我公之什

筆半開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

牋奏疑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零陵三亭記 虎山三榜龍勝樓却又別去一見辭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

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立夷恒若有餘

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淪潘云沮子

頤切如預切漸温也群畜食焉濇潘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

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祭使假湘源

令會零陵政无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茲茲邑遁逃復還

愁痛哭歌通租匪役暮月辨理辨音宿靈藏奸披露首服音首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質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

鼙鼓之召鼙音旱同禮以鼙鼓二役事潘云作鼙鼓鼙徒宗切鼓声也雞豚糗醕糗立救許

米麥也醕思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度邑故焉然而未嘗以顰自

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

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安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

瓏蕭條潘云諸韻無此靈字温公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

瓏蕭條注揚子瓏盧紅切瓏音零遂禽樂廣閑鳥慕靜深別於巢穴沉浮蕭萃不畜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

亭

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魯晉在昔經
言言野而獲左襄三十一年鄭裨謀能謀密子彈琴而理必子
言言野而獲王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亂薦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
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及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

○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郡當刺川曰致奇而東交更

君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詔者獨名於

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 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

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 以貢則買諸他部今

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

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負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給徒交切欺也 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弄息信順休治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竹虎之所廬由而八者觸昏霧扞

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

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 一本無今人字 吾告故也何祥

之為三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

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作斤

鼻亭神象祠也 前漢昌邑王博封象于有鼻亭在零陵鼻亭同 不知何自始立因而

勿除完而怕新相傳且于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知中

尚以雅馴

樂見奇事

竟此文而得

者止

州薛伯高也除穢革邪敦和于下州之靡人屬音去氣

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佳於危若矇而瞭矇音蒙騰湧

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子孟子

字度更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

徹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敬非類左僖十又曰淫祀無福

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

孝悌教一本去奇邪奇直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

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

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

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苟老公燠其肌我有病廢公起

其羸鬚童之噐噐田公實智之鯨狐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

遠笑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

伯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

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

知教之普一本無明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鹿門曰陳雖小而與次奇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陬將侯堂之地隆然負塲翼而起

吾册中有餘

人皆勸誌者

子守街水有冬

人得以此寺為

宅慈持不可要

各構舊殿寺言

事歸要人土功

兵執後者八

一日而死未幾

善人二死如月

不亦信余

思附錄于此

廣西水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漢

凡持鋪者盡死鋪側永州君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時

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

其說長長寮兩切史記天官書載水廿戊盟息壤戊史記秦王迎

因與之盟甘茂於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紘

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紘于羽羽交羽又出淮南子紘

與紘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帝之所愛耶

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

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填宜

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

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翁不可病其

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也余得而合

意以屬於堂之北垂屬之欲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鳥

烏尼坳無廢其故毋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栴之植榎

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巖壑鬱蔚步武錯行

而既古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陔室曲有奧趣既

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應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致可以望

柳文廿八

三一

水州龍興寺西軒記

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
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
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其衆於是
鑿西墉以為戶力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
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
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
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
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特與為徒遂書為二其
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仁爾充切又音面皆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
雞十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
可則訣親戚勸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飯面死以
故尸易耗田易荒而童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隄游
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
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洽城六百室水南三
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等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
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

通志西清寺
通久稽楊道公
唐開教此治院
記相考

世十他崇士
位九世一受
其完家二情
有知誠三信
我通三三三
見在九九
世智士八
世以有湖
世佛法具
世三三三

之象橫胡對切而大其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切存乎是後首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許凡舟可磨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
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鍛部玩切小合也一本無鐵字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于矣獨有

柳文廿八

七

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
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
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
不足金錡錢鐔刀鈇者錡魚綺切三足金也錢音勇鐔音懷價博田器也鐵膏甫二音座新刀也懷價
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
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
而獨怪於是大者錡音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
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與戮斯可以甚
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鐔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

言乎子之譏於是未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者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原本校正註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